



古镇雅畈:在岁月肌理里打捞“人间烟火”

□ 潘丽娜

“民风彪悍”，一个带着刀锋般冷硬感的词汇，常常轻易地贴在雅畈古镇的额头上，像一块不易揭下的膏药。世人眼中，似乎这里只有横眉冷对、拳脚相加的喧嚣，却极少有人愿意俯身细听，那坚硬外壳下，温热如初的市井脉搏与坚韧如竹的生存哲思。真正的烟火人间，从来不单是柔顺与和煦，它更是刚柔并济，在苦难中绽放的坚韧之花，是日常里流淌的温情之水。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与偏见的迷雾，走进雅畈，去触摸那千年古镇肌理下，真实可感、滚烫鲜活的人间气息。

历史肌理 瓦市喧嚣与血脉里的韧劲



追溯雅畈的根脉，它并非天生“彪悍”。最初，它只是武义江畔一个因舟楫往来、货物集散而自然形成的“瓦市”——“瓦畈”。这名字带着泥土的质朴与交易的喧嚣。南来北往的船只，满载着永康的铜铁器皿、武义的竹木薪炭、四乡八邻的稻米蔬果，在这里停泊、呼喊、讨价还价。空气中弥漫着河水的微腥、木材的清香、新鲜蔬果的甜润，还有船工号子粗犷的余音。这份

原始的商贸活力，是雅畈最初的烟火气，是生计奔波的滚烫印记。明清的鼎盛，让这烟火气愈发浓郁。那些依水而建、鳞次栉比的商铺民居，青砖黛瓦马头墙，硬山顶下是遮风挡雨的宽厚屋檐。清晨，卸门板的“吱呀”声此起彼伏，是古镇苏醒的序曲。药铺里飘出草药的微苦，铁匠铺里传来叮当的锻打和飞溅的火星，酒肆茶馆里溢出米酒的醇香和清茶的

氤氲，竹器店里堆满了精巧的簸箕、箩筐，散发着竹篾的清新。商贾云集，方言混杂，孩童在鹅卵石铺就的小巷里追逐嬉闹，老人在廊檐下晒着太阳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收成和儿女。这份喧嚣与安逸的交织，是古镇最日常、最温暖的底色。

然而，生存的底色并非总是一片暖黄。地理的咽喉要道，既是繁荣之源，亦是纷争之始。战争年代，外敌的覬覦、资源的争夺，像阴影般笼罩着这座千年古镇。那被外界称为“彪悍”的底色，便是在这烟火日常被无情撕裂时，从古镇人骨子里迸发出的血性与韧劲。抗日烽火中，面对日寇的屠刀，青年们的怒吼与抵抗，妇孺老弱的悲恸与坚守，不是野蛮，而是家国大义面前，最悲壮、最高贵的刚烈！这份刚烈在那些刻在残垣断壁的弹痕里，也融入了后人沉默却坚定的基因。当商路受到威胁，田地被无端侵占，那份自发的团结与寸土不让，是守护家园这份烟火延续的本能。这“彪悍”，是生存智慧在严苛环境下的淬炼，是温顺日子无法保障时，不得不挺起的脊梁。它如同古镇坚硬的青石板路面，承载着悠长岁月里的温情，也经历着无数风雨的磨砺。

街巷低语 市井生活的纹理与温情

雅畈的烟火气，更细微地沉淀在那些寻常巷陌和市井生活的纹理里。

老街的清晨与黄昏

天光熹微，青石板路上尚带着昨夜露水的凉意。古街上，小店的门板陆续被卸下，吱呀声是清晨的闹钟。热气腾腾的早点铺最先苏醒：刚出炉的“雅畈肉饼”，咬一口肉香四溢；豆浆的醇厚、油条的蓬松交织在一起。赶早的乡民、上学的孩童、劳作的人们，围着小桌，或站或坐，一碗豆浆，几根油条，几句简短的家常寒暄，新的一天就在这温暖的烟火气中拉开序幕。夕阳西下，喧嚣渐歇。老茶馆里，一壶粗茶，几碟瓜子花生，老人们围坐，慢悠悠地讲述着陈年旧事或乡间新闻。话题可能从田里的收成到邻家的嫁娶，从古镇的变迁到子孙的学业。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智慧，乡音里裹着浓浓的情谊。这份闲适与絮叨，是古镇最安稳的黄昏注脚。

手艺人的坚守

在那间不起眼的老街铺面作坊里，藏着真正的匠心和时光的温度。编竹器的曹师傅，手指在篾片间灵活穿梭，细长的竹丝仿佛有了生命，渐渐成形为精致的篮子、牢固的箩筐。修补锅碗瓢盆的匠人，敲敲打打间，让破损的器皿重获新生，也修补着生活的缺口。剃头师傅的刮刀在皮带上“唰唰”打磨，手法老到而轻柔，主顾在旧转椅上



闭目养神，享受着这份老派的服务与信任。这些手艺人，守着的不仅是技艺，更是一份与老主顾几十年如一日的情谊，是慢节奏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温度坐标。他们沉默地劳作，本身就是古镇烟火气最恒久的组成部分。

邻里间的“人情债”

雅畈人表面的“硬气”之下，流淌着极其浓厚的人情味。红白喜事，无需召唤，街坊邻居自动上门帮忙，洗刷切配、迎客送宾，井然有序。谁家遇到难处，一句“大家帮一把”，就能汇聚起力量。张家盖房，李家修灶，同村的人放下自家的活计去搭把手是常事。这种互助，不计工钱，更像一种心照不宣的“人情储蓄”。今日我帮你，明日你助我，在朴素的交换中，编织起一张牢固的温情之网。这份在“彪悍”外表下深藏的守望相助，是雅畈烟火人间最坚韧、最温暖的底色。

重塑与展望 让“烟火”温暖“彪悍”之名



理解雅畈的“人间烟火”，是理解其“彪悍”之名的前提与归宿。那份刚烈，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守护家园、捍卫尊严所必需的铠甲；而那份烟火，则是古镇千年不息的生命热源，是市井生

活的百味杂陈，是非遗浸润的文化体温，是邻里互助的人间至暖。我们要重塑雅畈的形象，绝非要抹去其历史中的刚烈印记，而是要让它回归到烟火人间的真实语境中去理解。

烟火深处 非遗浸润的日常与温热

若要真正品味雅畈的“人间烟火”，绝不能绕过那些浸润在古镇血脉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它们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陈设，而是鲜活地流淌在雅畈人的呼吸之间，是日常生活的诗意与温度。

婺州窑火：泥土的涅槃与人性的微光

雅畈附近的古窑址沉默地诉说着千年的窑火故事。走进至今仍坚持的古法制陶作坊，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松柴燃烧的芬芳。陈新华与徒弟们布满老茧的手，在陶泥上游走、揉捏、塑形，动作沉稳而专

注，仿佛在与千年时光对话。泥坯在旋转中逐渐成形，笨拙的泥团蜕变成温润的碗、罐、瓶。釉料的调配是代代相传的秘密，入窑烧制则是充满期待的等待。开窑时分，当那些裹着窑灰的器物重见天日，经历过烈火的洗礼，褪去粗糙，焕发出如玉般温润的光泽时，匠人脸上舒展的笑容，是他们最纯粹的喜悦。这窑火，烧的不仅是器皿，更是古镇人对土地、对技艺的虔诚守望，是日子在烈火中淬炼出的温润与坚韧。一只雅畈的土碗，盛过粗茶淡饭，也承载过悲欢离合，捧在手里，传递的是泥土的温热与匠心的执着。

雅畈斗牛：力量的礼赞与乡土的狂欢

不同于西班牙斗牛的悲壮惨烈，雅畈的斗牛（省级非遗）是力量与野性的乡土狂欢，是金华斗牛最初的模样。农闲时节，精心饲养的壮牛被牵到田野上，开始角对角、力与力的纯粹碰撞。牛蹄刨起的尘土，低沉的牛吼，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助威，交织成最原始的生命交响。这不仅是一场竞技，更是对土地、对耕牛（农人最重要的伙伴与生产力）的敬畏与礼赞。斗牛场上血脉偾张的“彪悍”，恰恰源于最深厚的乡土情结和对生命活力的崇拜。斗牛结束，获胜的牛披红挂彩，它的主人脸上洋溢着骄傲，乡邻们聚在一起分享喜悦，这彪悍的角力，最终化为乡村人们情感的凝聚与宣泄。



叠馒头、迎蜡烛、龙灯会：节庆里的集体暖流

雅畈的岁时节令，是烟火气最浓烈、人情味最醇厚的时候。“叠馒头”是村民最虔诚的祈祷仪式，层层叠叠的巨大馒头柱子，是村民最真诚的献祭。“迎蜡烛”队伍穿行在夜色中的古镇，巨大的蜡烛被虔诚地抬着，烛光摇曳，映照出人们庄重而期盼的脸庞。祈求平安顺遂的心愿，在光影流转的仪式感中，串联起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点点烛光，是古镇人心底不灭的希望之火。元宵的龙灯会，则是古镇最为沸腾的时刻。竹篾扎骨、彩纸覆身的长龙，在锣鼓喧天中蜿蜒游走，家家户户点燃鞭炮，争相“接龙”。龙头所到之处，人潮涌动，欢呼鼎沸。舞龙者汗水淋漓，脚步坚实；围观者摩肩接踵，笑容满面。这不仅仅是表演，更是血脉的共振，是集体的宣泄与祝福。在龙灯蜿蜒的光影舞动中，平日里的界限模糊了，邻里间的温情，宗族的纽带，乡土的认同，在这一刻被点燃、被强化。那份喧嚣器里的热闹，汗水里的交融，就是最真实、最接地气的“烟火人间”。

结语 彪悍其表，烟火其中，方为雅畈本色

雅畈古镇，绝不应被简化为“民风彪悍”四个冰冷的汉字。它是活着的历史长卷，是烟火蒸腾的人间剧场。那青石板上，既有商旅匆匆的足迹，也有邻里相助的身影；那马头墙下，回荡过斗争的呐喊，也萦绕着节庆的欢歌；那武义江畔，曾见证过烽火硝烟，也滋养着千年窑火与稻米飘香。

这里的“彪悍”，是母亲在战乱中护住幼犊的臂膀，是老匠人面对窑变失败后重新起窑的沉默，是乡邻为一户遭难人家重建房屋时挥洒的汗水。它从不指向无谓的争勇斗狠，而是指向对家园、对生活、对传承那份刻入骨髓的责任与守护。

这里的“烟火”，是清早唤醒老街的豆浆油条香，是婺州窑开窑刹那泥与火交融的微光，是斗牛场上震天的喝彩与赛后的把酒言欢，是龙灯游过

家家户户门前时孩子们追逐的笑脸，是老茶馆里氤氲的茶烟与絮絮的乡音，是红白喜事中邻里不请自来的援手。

这份烟火，是雅畈千年不散的魂，是它最真实、最动人的“人间气”。当我们以敬畏之心走进它，触摸那古墙的斑驳，聆听那巷陌的低语，感受那手心的温度，品尝那生活的滋味，自会明白：雅畈的“彪悍”之名下，跳动着的一颗温热、坚韧、充满人情味的灵魂。它的魅力，正在于这刚烈与温情的交响，在于这彪悍其表下，那生生不息、至真至纯的人间烟火。这份烟火，足以温暖历史，照亮前程，也将让世人重新认识这座被低估了的、充满生命韧性与温情的千年古镇。

（作者系婺城区雅畈镇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）

